

後李光耀時期台星軍事合作 與交流的探討

沈明室*

新加坡一代強人李光耀於 2015 年 3 月 23 日因病過世，這位曾經帶領新加坡獨立建國的領袖，因為建國初期受到周邊國家的孤立，加以反共與華人背景，故與台灣關係密切。回顧其一生，總共訪問台灣二十五次，而且訪台時曾與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及馬英九等台灣歷任總統會面，更顯兩國關係非比尋常。尤其難能可貴的，台灣與新加坡從 1975 年後開啟的兩國軍事合作計畫，已歷經四十年。期間雖曾因中共因素傳聞中止，但至今仍然延續，應該與李光耀個人建構之傳統有關。而在李光耀過世後，台星兩國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是否連帶發生變動，值得觀察。

台星軍事合作歷程

1963 年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獨立後原屬馬來西亞聯邦，後因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與馬來西亞執政的巫統不合，遂於 1965 年 8 月 9 日脫離聯邦獨立成為共和國。然因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與周邊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尼等國不睦，復以城市國家的規模，獨立後情勢並不樂觀，使其必須快速成為具有

* 作者為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基本軍事武力的現代化國家。初期新加坡仰賴以色列給予軍事援助及訓練，但因缺乏海空軍及足夠空間的訓練場地，遂使李光耀轉向同為反共及華人的蔣介石尋求援助。

因為蔣介石同情新加坡受到周邊國家孤立的處境，遂慨然應允對新加坡援助，並於1975年由李光耀及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簽署兩國軍事合作計畫，協助新加坡建立空軍，並出借台灣軍事基地供新加坡軍隊實施軍事訓練，甚至兩國軍隊也同時進行演習及觀摩。從媒體報導內容可看出，新加坡在台灣成立星光指揮部，成立一支由步兵、砲兵、裝甲兵和特戰部隊所組成的「星光部隊」，輪流到台灣相關的訓練基地進行訓練及測驗。而且只對消耗物資收取費用，對於場地及設施並未收取任何費用。

台星之間軍事合作的範圍包含早期的協助空軍建軍、提供場地及營區作為軍事訓練、兩國空軍共同飛行對抗訓練、陸軍火砲射擊與對抗演習等，其實已經達到同盟國家或準同盟國家的標準，星光部隊更曾參與台灣救災工作如九二一地震等。尤其兩國之間的高層軍事交流一直都未停過，每年新加坡都會邀請台灣中高階軍官至新加坡訪問，以答謝對新加坡部隊軍事訓練的援助。

台灣過去曾經選派優秀將領到新加坡協助組建軍隊，有的將領最後選擇留在新加坡，晉升高位後退休。在長期互動與交流的累積下，新加坡也在台灣軍隊間，累積充沛人脈，這也是台星軍事合作穩固的重要因素。新加坡不僅是台灣重要的外交盟友，在軍事上的互助與合作，也具有象徵性意義。從新加坡雖然是小國，但是國防部派駐新加坡的軍事協調組，除了陸軍國防武官之外，亦派有海空軍的副武官，可見兩國關係與重要性。

中共對台星軍事合作的干擾

儘管台灣對於新加坡建軍及部隊訓練提供大量及有價值的援助，台星軍事合作關係並非毫無干擾，而其中最重要的干擾因素來自中共，而且就算兩岸關係和緩，中共的施壓並未隨之減緩。例如中共與新加坡於 1990 年建交後，曾提出替代方案，希望新加坡軍隊能夠到海南進行軍事訓練，中共破壞台星軍事合作的企圖非常明顯。但因為美國反對，新加坡軍隊並未成行。分析美國反對的原因不外乎新加坡屬於美國防衛同盟，並接受美國在安全上的戰略保證，從美國獲得許多高科技軍備，當然不願意新加坡提升與中共軍事合作，壓縮美星軍事合作空間，或對鄰近東南亞國家形成示範作用。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武器系統與作戰準則皆沿襲美軍，若在中國大陸進行演習，不論武器系統參數的保密、作戰模式與戰法運用，非常容易被解放軍偵蒐獲得，研判後取得破解之道，因此必須有所顧慮。然而從 2009 年起，新加坡與中共之間有關軍事合作與演習似乎越來越頻繁。

例如，中共與新加坡之間，曾分別在 2009 年及 2010 年進行代號「合作」的系列反恐聯合演習，2014 年 11 月則是由反恐演練進入正規軍隊的聯合訓練，這項聯合演習的代號則為「合作—2014」。而且根據中共解放軍網站新聞顯示，中共與新加坡未來將逐步增加代號「合作」聯合訓練的科目、規模和頻率。兩國海軍也將擴大軍事交流與合作。根據立法委員向行政院提出書面質詢表示，新加坡軍方 2014 年與中共軍事合作的互動非常密集，其中在 4 月及 8 月分別有兩國海軍的軍事合作與交流活動，新加坡陸軍 9 月派出一個連級部隊，

到中國大陸南京軍區進行山地聯合作戰的訓練。¹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軍區以台海衝突為主要作戰想定，很少與外國軍隊進行聯合作戰訓練。新加坡軍隊在南京軍區參加聯合作戰演習，實質演習內容並不突出，但關鍵在於兩國軍事演習背後所象徵的兩國軍事合作深化，對於台灣挑釁的意味相當濃厚。

事實上，中共對台星軍事合作關係的打壓，本來就一直存在。例如 2005 年 1 月 14 日，我國空軍編號 1316 與 1318 兩架 C-130H 運輸機飛往印尼棉蘭運送南亞海嘯救濟物資，中途在新加坡落地加油，機身國徽都會遮蓋，至今尚無改變跡象。美國過去在八八水災時派遣直升機至台南機場就是採低視度迷彩，但今年派遣維修飛機到台南機場，搶修大黃蜂飛機時，則是使用正常迷彩。另外，我國海軍敦睦遠航時，都會將新加坡列為重要訪問目標或是中繼港口，但是在中共施壓下，我國敦睦遠航艦隊已經很難靠泊新加坡。這些都是倒退的現象。

根據媒體報道，2012 年 2 月 12 日，當時國防部長高華柱率空軍副參謀總長劉震武等人訪問新加坡，除會晤星國軍方高層外，還參觀軍事基地和措施。但這項原為不公開之行程，因我國立委向媒體披露而隨後曝光，使新加坡政府不滿，非常擔憂引起中共反彈。甚至新加坡「星光部隊」指揮官楊艾迪上校還無預警前往國防部，面見高華柱，態度強硬地當面宣讀新加坡政府抗議信。² 還揚言因台灣方面違背雙方事

¹ 羅添斌，〈中星聯合演訓將由陸軍擴及海軍〉，《自由時報》，2014 年 11 月 17 日，<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830864>。

² 李連傑，〈高華柱密訪曝光 星中斷軍事交流抗議〉，《新頭殼》，2012 年 2 月 27 日，<http://newtalk.tw/news/view/2012-02-27/22601>。

前默契，將暫停雙方現行所有軍事合作項目，中斷軍事交流管道，以示抗議。果然後續總政戰局訪問新加坡計畫就被迫中止。這也明顯的可以看出，受到中共壓力的影響，台灣軍方及外交部對於與新加坡之間任何涉及國家主權領域的交流活動，都相當敏感而低調，深怕因為中共施壓，導致觸動新加坡敏感神經，影響台星軍事合作關係。

現行雙方軍事合作政策考量

即使受到中共因素的影響，台星軍事合作關係仍然維持。最主要是因為東南亞各國，目前僅新加坡與我有實質性的軍事交流，雙方以平等、互惠方式穩固兩國軍誼，考量雙方長期軍事互動良性發展，我國未來將以原協定作法持續協訓，以維雙方良好的軍合作關係。至於中共與新加坡聯合軍事演習，我國國防部認為新加坡派遣與中共聯合進行訓練的部隊，並未曾來台實施訓練，且該國與世界各國都有實質軍事訓練交流合作關係，所以類似演習應不會對台灣產生重大影響。

因此，官方的說法就是，未來台星軍事合作的項目及內容雖然會有些微調整，但只是「基於彼此需要」，並不會有中斷的情況。而且，我國外交部也表示，台星兩國關係密切友好，雙方經濟伙伴協議也順利進展，雙方軍事合作關係不會突然中斷。然而在料敵從寬情況下，我方不應對中星強化軍事演習的未來發展與後續影響，抱持太過樂觀的態度。

從此一事件則可以看出，台灣一直在爭取國際外交空間，也希望能夠有一定的平等對待，而當年台灣在新加坡面臨孤立的情況下，給予非常其必要的協助，並從而建立四十年的軍事合作關係，如果星方只因為忌憚中共抗議，驟而中止或取

消與台軍事交流與合作，的確顯示出有點反應過度。有鑑於兩國多年軍事合作關係，則應該互為對方預留空間，充分的溝通非常重要。兩年多前抗議事件似乎已有緩和，軍事交流仍持續進行，但是在中共壓力下，這樣的發展仍然存在變數。

雖然中共極力爭取新加坡至中國大陸進行訓練及演習，但仍偏重在連級部隊的反恐聯合作戰，其實與印度及中共在近年在中印邊境山區所舉行演習是一樣的。此種演習內涵比較像是非傳統安全或軍事互信的演習，並不會一下子跨越至強化兩國軍事同盟作戰能力，或是洩漏重要武器系統參數，導致危及與其他盟國聯合作戰的軍事參數情資。畢竟，新加坡仍須顧及其重要盟國美國的觀感及態度。

但就台灣而言，如果部隊訓練與武器性能的素質不能提升，對新加坡而言，在台灣實施軍事訓練僅僅就是場地與設施資源的需求而已，這在其他東南亞國家或是中國大陸都可以取得。但如果新加坡覺得台灣在使用美式裝備及聯合作戰的準則與戰法上，仍有新加坡軍隊可資借鑑之處。在李光耀過世之後，未來台星兩國軍事合作關係使否有重大變動，星光部隊在台灣的訓練仍然會維持，因為兩國受到美軍作戰影響，以及長期聯合訓練的經驗，會讓兩國會慎重考慮此來之不易的成果。但也不能排除在後李光耀時期，因為強人政治的結束，反而會更加顧慮中共的政治影響，使台星軍事合作與交流更為低調。

政策建議

一、重新檢視現有提供新加坡軍隊訓練的機制與設施

四十年來，台星兩國軍事訓練機制累積重大成果，並形

成一套運作良好的機制。但是因為台灣部隊近來走向精簡的趨勢，不論部隊編制與營區設施資源都必須面臨重大調整。甚至過去不論是對抗演習、三軍聯訓、火砲、戰車射擊等相關設施，隨著部隊組織精簡調整，勢必會有所變動。應該利用此次台灣國防組織轉型機會，對於原本提供給新加坡部隊使用的營區設施重新加以檢討，如有空置營區，而新加坡有額外需求，可以考慮擴大滿足新加坡部隊需求，增加誘因，以深化新加坡軍隊留駐台灣訓練的利基。

二、強化兩國在聯合作戰訓練的合作與交流

兩國過去曾經共同舉行對抗演習，或是扮演協助的角色。但是在旅級以下部隊訓練中，均已非常強調數位化作戰的訓練，兩國在此領域各有擅長。但因為作戰想定不同，面對威脅也不同，兩國並未遵循一致的作戰準則。如果雙方能夠在每年訓練課程中，將對方的能力與特點融入對抗訓練想定與內涵之中，甚至互派觀察員或幕僚群進入對方指揮所觀摩，更有助於雙方指揮參謀作業效益，激盪雙方的作戰思維，讓台灣作戰軍官的視野能夠與國際接軌，有助聯合作戰新概念與專業的提升。

三、透過新加坡擴大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交流

新加坡控有麻六甲海峽，位居東南亞國協中央位置，因為美國因素，與區域內各國如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印尼、印度等親美國家互動密切，甚至在南海主權議題、反海盜議題等都容易有共識。除了新加坡派遣軍隊到台灣訓練的強化之外，台灣也應該強化與新加坡的軍事交流。除了原本定期派遣中高階軍官參訪之外，應該定期組成訪問團，實際

參與新加坡部隊的軍事教育與訓練，以及新加坡的重要演習與活動，從動態過程中尋找可資台灣參考經驗與教訓。尤其是透過在當地的多國參與軍事交流活動中，間接與區域各國的互動，爭取更多與各國互動的機會。